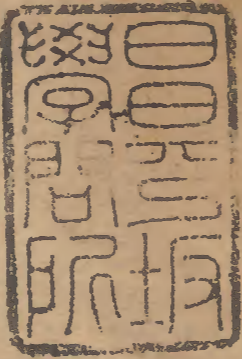


經國雄畧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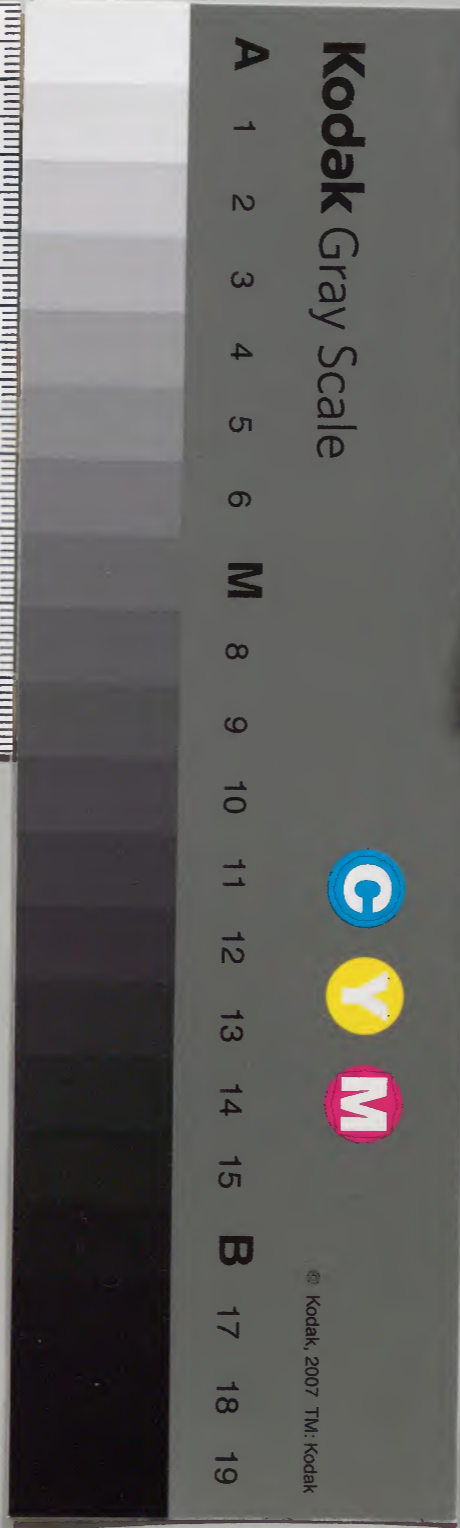


江防攷 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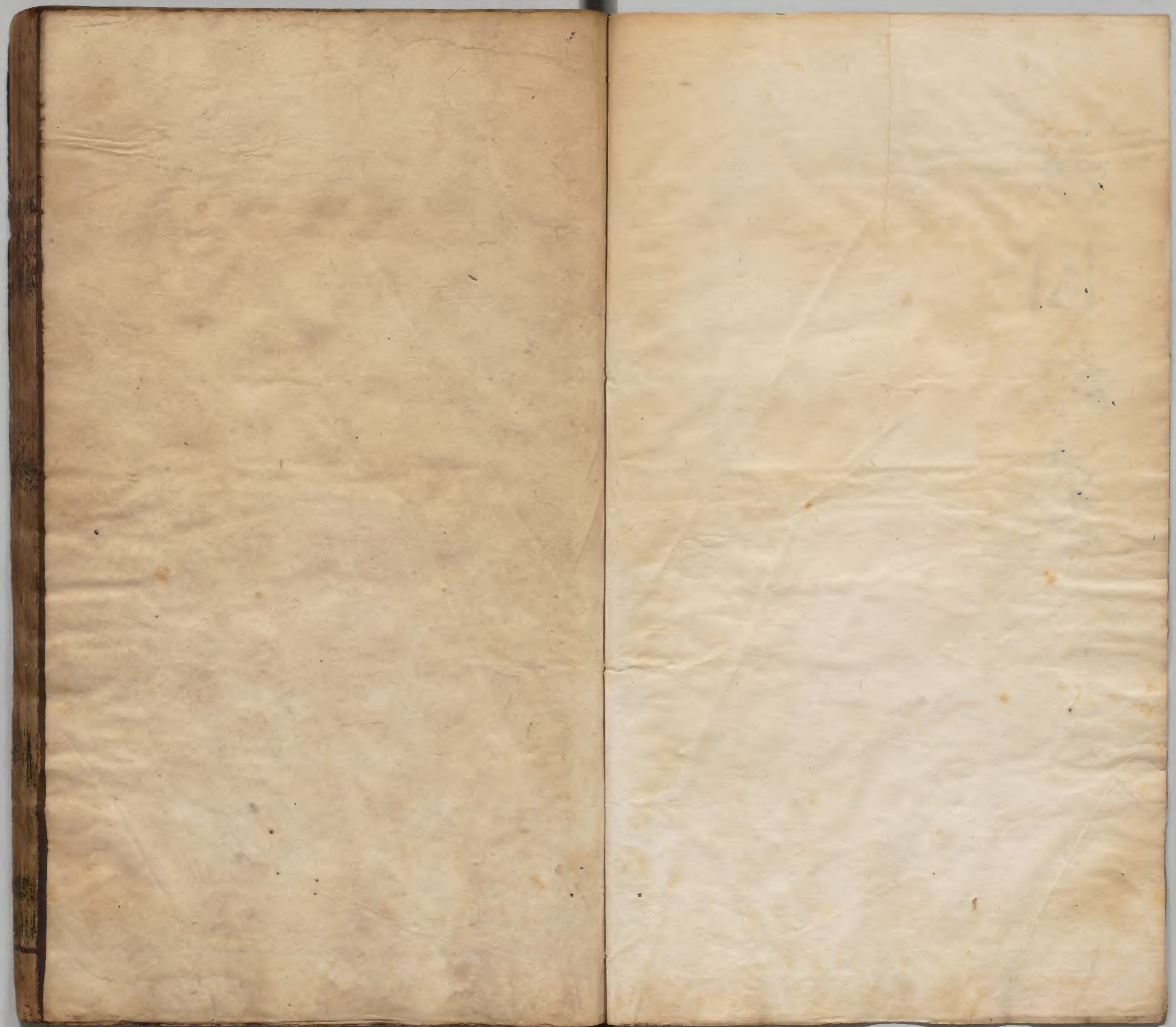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五	五	八	類
七	一	一	八	函
一	二	一	八	架
二	〇			冊

內閣文庫		
九	五	漢
五	五	書
二	〇	類
三	〇	函
三	〇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58
冊數	20 ( 9 )	
函號	299	252









江防攷 經國雄略卷之一

淺草文庫

清漳 鄭崑貞十師

南安伯鄭芝龍飛虹 全鑒定

武榮 鄭鴻達羽公

世 徽釋音 叅閱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江防攷

愚按長江天塹天限南北此今日半壁之所以粗

江防攷

一

江防

一

親社





安也。乃邇來流氛煽焰，志漸窺伺，使舟楫之利，寇與我共之。江南可高枕而卧乎？昔人有云：長江猶率然蛇然，荆門爲首，狼山爲尾，九江安慶爲脊。今欲使首尾相應，呼吸無隔，抑操何術而可也？我祖宗朝設重兵于京畿，而未及爲江上設備。今日沿江守望，分置棊布，然漫無總統，萬一有警，畫地而守，莫肯分處，則首尾脊劃爲數截矣。時事不大可虞乎？是江防之最當商確者一。

江防 漢江並附

愚聞之，巨寇之無敵在馬騎，江南之險阻在長江。因寇所不足，用我所有餘，藏伏机巧，聯絡人心，預壯軍威，以示隱然不可犯之勢，俟可設施，無甚張皇，亦無大費，何憚不爲？如一且能爲之，竊意語所謂事求可，功求成，唯此語所謂事半功倍，亦唯此時哉。

嘗觀大江南北之要限，湖海爲之首尾，實天設之險也。然一葦可以航之，苟設警非地，計畫非籌，其與溝渠何以異哉？我

皇祖謀謨鴻遠，故自沿江要害，星列棊布，置鎮置兵，



規制盡善。無容議矣。今于江防最要者言之。京口與瓜儀相對。瓜州屬南京儀真縣屬揚州皆界在江北寔為京口要衝乃南北之門戶。七省漕運之咽喉。淮揚財賦之橐籥。兩京之根本分脉也。故不可不設重鎮以撫之。今遼左已失。內地為重。京口瓜儀通沽海口。欲達非遙。且南北召募。奸宄奔竄。舍此無途。倘或小有伺窺。為患匪淺。故不可不設重兵以鎮之。然舊設巡操江。而南北閔隔。緩急難周。其所隸府州縣信地之兵。各自屏翰。聲勢難及。

而三江圖山一帶。雖不下三四十里。設有巡船。終屬紛紛。究無統攝。故不可不設重臣以統之。蓋京口瓜儀襟帶江海。洲沙盤礴。萑葦雜叢。寔作奸之淵藪。亡命之窠巢也。若無統馭。或有所警。南北推諉。何所責成。考嘉靖間倭夷犯海。奸宄鼓煽。凡蘇松淮揚皆為流毒。寔坐于此。故當于京口瓜儀添設重鎮。重兵重臣。以綢繆牖戶。備禦非常。聯絡聲勢。此所謂扼吭塞喉。雖江海廣濶。盜賊繁滋。豈能揚帆鼓柁。得入心腹。



江防 一  
之地耶。雖然重臣要矣。得人尤要焉。果有文武吉甫。如往昔。斬王。秦。績于金山。公瑾。收功于赤壁。王濬之炬筏。孝恭之指顧。何患人心之不聯絡。長江隱然有不可犯之勢哉。是則余深有望于今之當事者焉。江防攷

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釋名

岷江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徐陵為北江。蓋一源而三日也。注曰。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

居其中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山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漢書

陪京所在。扼要而窳宜慮者。一日皖。今之安慶是也。建安中。孫仲謀攻皖。克之。使諸葛恪守其地。對岸立營。以為金陵屏蔽。一日無為州。其相對為須濡口。孫吳于此作塢。以拒北軍。金兀朮自馬家渡濟江。陷太平。一日歷陽。即今和州相對。為采石。蘇峻叛於歷陽。濟自橫江。登牛渚。侯景自橫江。濟采石。韓擒虎。楊行



密亦渡采石宋人平江南樊若水建議以浮橋濟采石金亮南侵亦臨采石其前事一二符驗也奏疏

江貢也所出珍物可貢獻也風俗通

江之源出于汶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順公而下控諸群荆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所受托下流者非一壑也子華子

漢之源為漾發源于嶓冢山禹自嶓冢導之東流至武都則為漢水又東至武當則為滄浪之水過三澨

至于大別之山南入于江於是江漢合流滙澤而為彭蠡東流為北江而入海而漢水于是乎終矣此漢水之所繇分也禹貢疏

夫一縣有一縣之要害一府又有一府之要害及城池固守等務今未修舉一二也若寇臨京口武陵然後為之奸細與土賊方且所在布滿人方鳥驚獸竄之不暇將誰與設備惟南北兩藩籬竝固而後所圖牖戶之綢繆乃可從容料理擦勝筭弭隱憂者此之



謂也。

長江備禦志

長江設天塹之險，洶濤萬頃，嘯聚難稽。巨浪洪波，止樓不定，一刻不備，則一刻中以隱微之禍。一念不備，卽一念開以罅漏之端。雖鐵鎖沉江，勢難飛渡。東南半壁，屹若長城，誠難之難矣。

破膽篇

江水發源於岷山，禹至岷山，導之東，別支流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又東行迤邐，與漢相會，共滙為彭蠡，而東出彭蠡為中江，而入海。而江水于

是乎終矣。

禹貢攷

長江守險，猶常山之蛇，荆門為首，則汪洋浩瀚，寔為門戶之立。狼山為尾，則停舟駐蹕，寔為藩籬之固。九江安慶為脊，則隨波出沒，往來偵探，寔為堂奧之封。亡何門戶不謹，其出入而隊伍之艇，僅借博浪為遊戲，則其備也踈。藩籬不見其固守，而戰艦之設，祇假歷覽為曠觀，則其備也怠。堂奧未睹其森嚴，而汛地不守，玩縱自如，則其備也散漫而無紀。毋惑乎流氛



煽焰志漸窺伺。矧此煙波森漭之中。使鼓棹乘風。片帆千里。江南真未可高枕臥也。羣書備考

咨五材之並用。嘉水德之靈長。唯岷山之導江。初發

源于濫觴。可以泛盜言微甚也聿經始于落沫。沫水出蜀西塞外東南入江

擺萬川乎巴梁。入山衝巫峽以迅激。濟江津而起漲。極

泓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森茫。漱總括漢泗。兼包淮湘。

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於岨峽。二山名流九派乎

潯陽。鼓洪濤于赤岬。在廣陵淪餘波乎柴桑。豫章地網絡

群流。商榷確消滄。表神委于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會于

彭蠡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瀟沛。瀉浩汗六州之域。

益梁荆江經營炎景之外。南方火故曰炎景所以作限于華

夷。壯天地之嶮介。郭璞賦

漢與江闔。轉東成澤。鄭玄

若能於揚子江。錢塘江。凡有岬處所。定列陸兵。架火器。以待賊黨。近前輒能擊而殪之。墨守不敗者幾何。俾寇得長驅無忌。總繇向來有警。俾嚴禁南北舟楫。



往來而江中竟無出一奇以撓之者陸兵勢孤強弱  
 眾寡不敵無恠兵臨期退却甚且因而四掠仍此不  
 變即將領莫問紀律况妄冀成功哉今若設防聯絡  
 得法無論天險不能飛渡即沿長江一帶而舟師魚  
 麗與岬兵相為犄角則戰勝常在我矣

江防考課

大凡平居無事官兵守汛哨官非人尚且徃徃為盜  
 一旦有非常之警各處守列官兵此輩有心作賊無  
 意禦寇各隘口無居人矣萬一賊勢大自度不支倒

戈以迎誰復止之若豫圖兩藩籬如苞桑之固隣境  
 無寇警本地自可免各路紛紛守汛揀勝筭弭隱憂  
 者此也

文武庫

陸寇犯我吳越必須舟楫所謂舟楫不必尽巨艦臨  
 江也潛遣奸細勾引吳越土寇各路密以小舟迎導  
 而白衣搖櫓之變起倉卒矣誰其禦之我若先於楊  
 子錢塘二江中預為嚴備聯絡得人無論巨艦不敢  
 窺渡且內地無勾引之人即奸細無自作難矣

禎朝



奏疏

自南之形勝而論之。南位於離。離爲火。火以鑠金。必無幸矣。昔者淮之淝。苻堅以微淮之北。僞梁三折。金山之隈。逆亮輿歸。矧茲小腆。獨不聞狼山之颺乎。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恃實其罪。矧于無恃。則有睢鳩之長。振袂而起。曰。恃兵帶黃如馬班。如旣聞雞入治。日午而後輟也。砲且殷殷。旗且靡靡。吾節制且伸是也。而至于發策之頃。未始不相向束手。

祝鳩氏因以仰屋告。水衡司隨以如洗告。或且曰。有江可守。然荆襄危則上流失。桐皖震則門戶啓。長流千里。一疏則百失其密。且誰實任守之責哉。是卮談也。或且曰。有城可守。然江表警則百雉亦脆。奸細入則閉門亦晚。襟處五方。恐不容羅雀掘鼠也。且不言江而言城。不言扼要而言憑城。是嚙語也。則曷不思龍江設險。高皇帝所置星羅之戰艦。而今且安在哉。



江防疏 一卷 九 舊本  
一曰瓜步。元魏伐宋，魏里自臨瓜步，掠民廬舍，及伐  
葦爲筏，聲言欲渡江者是也。

一曰廣陵。魏文帝觀濤於廣陵，歎曰：魏雖有武騎千  
羣，安所用之？及隋伐陳，賀若弼自廣陵濟江是也。其  
他自下蜀至京口，通泰至平江，繇茲以往，皆其下流  
矣。掛印先資

嗟夫！軍旅思險，隱情以虞。賊一旦送死江南，順流而  
下，豈非陸伯言之所前慮耶？今江淮之間，雖不必列

柵沉鎖，制爲伏機，以絕其往來。愚請自沿江而上，宜  
精練水師，如曩者漢將岑彭，以列艦逆蜀于荆門，而  
蜀兵保江州不敢出；魏武南下，周公瑾以舟師三萬  
進據夏口，而魏武敗還。江南立國，而一旦上流有變，  
必先據梁山以待之。此誠防江之長筭，不可不亟講  
於今日矣。時務簡奇

今者南北俱災，大江以北，連於齊豫，其災彌甚。於是  
饑民累累相携而來江之南矣。不知江以南一隅之



地何以贍之。將欲拒之。則固朝廷之民也。扼江無傳渡。則有立稿而死耳。將欲受之。而爲之處。所以有盡之力。而給無窮之衆。施有倦而求不供。則意外之變。不可勝防也。

今以數省之民。而入江南。移寬就狹。主一客十。衆口待哺。豈非立盡之計哉。兼以踰越江淮。因循日月。北返無期。若已至者。有樂土之戀。則將來者。有去故之心。在北勢日來。而在南虞立盡。彼此俱困。主客相仇。

其中必有傑者爲之部署。如李恃之在蜀。嘯聚黨類。同欲共濟。此時而驅之出境。必且斬關攻城。致死於我。其禍豈不烈哉。江防策

古人有言。長江萬里。控禦爲難。願亦在所置之耳。我高皇帝定鼎南都。陵寢在焉。百司六軍具焉。加以江淮之阻。擅有天塹之雄。可不謂鴻筭無疆哉。長江一帶。其自遡流而上。一日夷陵。昔公孫述下兵江關。拔夷道。而據荆門。王濬治樓船。下益州。破吳荆門。而



江南遂平。一曰襄陽羊叔子為滅吳根本常開府此地。梁武帝亦於襄陽起兵以平石頭。一曰江陵魏武破荊州下江陵以伐孫吳。杜征南之伐吳亦先克江陵。沿江而下武昌亦一道也。一曰黃州金人自黃州而逼江州是也。備江策選

三江者何。婁江松江東江也。曷為而言婁江也。一自太湖達邵城之婁門是也。一自太湖從吳江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為松江。一自澱山湖東至上海嘉定。

青浦崑山界亦名吳松江者為東江。是三江者皆太湖之委也。更須嚴為禁緝。定列舟師。架火器。置虎蹲以待。則戰勝當在我矣。蘇州府志

天下二大防。江與海是也。顧海乃倭穴地。介要荒。彼縱有異志。而澌澌望洋。風濤巨測。禦之之法。祇於閩浙楊青四隘口。整我甲冑。振我聲靈。而寇可無虞也。蓋藉海以為之蔽也。江乃賊巢地。隸侯甸。蓄異志者。揚帆鼓楫。不分晝夜。廬澤構黨。不畏憲繩。雖上自斬。



黃

湖廣黃州蘄州

繇貴池抵

留都再下白狼莫不設監司

幕府而寇賊未聞寢息何也江東自古興王國也

官闕在望易令垂涎且勢與幽燕相表裏頃者醜奴

煽毒杞人之慮注射二京孰知夫驚幽燕者醜奴

而今日之燕都失守者政不必醜奴么膺逆闖敢

是鴟張西平伯吳三桂起而殲之矣寇遁虜據養虎

遺患貽譏千古有血性丈夫莫不誓志廓清共圖恢

復誠如是也則防江備海其輕重緩急較然如指諸

掌者天下士其留意於江防矣

厲須居會稿

天下之水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江常鎮淮揚

當江河入海之衝雖極大艦艦皆可乘潮而入近歲

倭寇佯言分劫其心之狡寔欲自長江以趨留都

自淮河以窺中原而終不敢深入者繇四府之防禦

堅也必水陸嘗會哨五援蒼福諸船順流以遏賊鋒

或出賊後賊若登岍則以團練之兵禦之此嘗勝之

形也四郡無患則中原留都可以高枕而卧矣

羣



書備考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吮西

比。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

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

洞庭之為九江審矣。書經注疏

按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江之名

曰烏江，曰蚌江，曰烏白江，曰嘉靡江，曰畎江，曰源江

曰廩江，曰提江，曰箭。巨隕反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

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為九江之名起於

近代，未足為據。且九江派別取之耶，亦必首尾短長

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為九江。然其一水之間，當有

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而今尋陽

之地，將無所容。况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為地

理之定名乎。尚書注

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

有此名，此則荊州江漢之出也。爾雅



漢水入江處在漢陽東連吳西接巴蜀屬漢陽軍大別山下正屬荊州之域王炎註

按梁州乃江漢之源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嶓之藝導漾也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矣書經注

鄭羽公金吾評

按自淮以南為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故江之命名匪一中江百三十有五小江千二百五十有

二而遐荒絕域者不與焉是攷學博識尊備極端委若一一身歷之者真可為問渡津筏



江防末議

鄭大郁

愚按長江天塹天之所以限南北也通者虜寇交訶幽燕秦晉既非我有則淮河漢皖之間盡屬邊矣大江延亘數千里為京口門戶茲自黃河以南大江南北扼要固圍皆有裨於今日者悉載于此

國家自秦

今陝西

晉

今山西

流孽輕心語難民人蕩居

大夫旰食車馳而徒走者二十餘年於茲矣

天子威命震揚集諸路之師東西追擊苟將士一力

宣揚



國威先聲所指羣醜蕩駭何難禽獮而草雉之故  
自古流孽之作未有不號數十萬數十萬之衆

未有一敗而不即滅者也夫賊初作難發於延

綏延安府其北多逃兵而神木縣屬靖邊綏德

慶陽陝西屬府延安最劇南多饑寇而西川清澗中

部延川保安最劇俱屬延安府據府谷縣屬破合水

諸縣屬慶陽府延鄜慶平之間延安鄜州并湮木刊

者幾千里秦食盡已上俱言陝西寇發之繇晉隨之受病山西

古晉地賊繇陝先後渡河而東者三十六營據

渡河荼毒山西河曲破汾霍汾州府蔓於興嵐二縣俱太原府復

襲臨縣陷遼州東擾澤潞澤州潞安府內犯忻淨忻州

淨樂縣數年之內九十郡邑不被寇者三五耳晉

食盡豫隨之受病河南古其波及楚湖廣蜀四川

兩畿者皆豫之餘也南侵武安河南屬縣據林縣聚於

武涉縣屬河以北騷然若兵南哨臨名臨漳縣屬河南

漳德府大名府屬北直先從



畿南掠趙州寧晉縣屬別自五臺縣屬侵行唐踞

井陘二縣俱分爲三支入伊陽縣屬犯商維州

俱西安或自嵩伊犯汝州嵩縣南屯魯

寶魯山寶豐俱南陽府緜華陰縣屬復歸廬靈廬氏靈寶

稍入於秦其南走廬氏嵩縣之山緜間道至內

鄉驟入楚其東潰者徧於宛境南陽縣周及汝

寧歸德二府俱內犯新蔡縣屬已越壽亳二州

州徐陷潁州俱屬奄入

中都今南都也洪武初建城池周五十里凡九門曰中都聚廬安廬州安慶

直江圍桐桐城窺皖安慶懷寧縣

陪京大震旋復永睢汝黃縣屬睢州

懷寧等縣治或掠雲夢縣屬湖廣大抵皆還商維合

於大賊其入楚者據鄖津鄖陽蔓襄荆之間襄陽

荆州破當陽荆州入於蜀四川回聚房竹房縣竹

鄖陽遁平利屬漢或自鳳隴入漢返鄖鳳翔隴

此二地入漢中連營千里犯均光均州流毒棗



陽隨州應山三縣俱伏黃陂縣屬屯桐栢屬南陽府

信陽屬汝寧府走蘄黃二州各逼襄鄧襄陽鄧州別自英山

屬廬州府破羅田縣屬黃州南渡長江襲武昌湖廣省會入長

沙府屬湖廣圍袁趨吉闖賊於癸未秋絲長沙圍江西袁州還破吉安聲震

南贛南安贛州迫於大兵盡屯秦川方秦事之殷秦

將士大小數十戰斬首三萬六千餘弓不及箠

馬不及秣掠者不及收傷者不及起數道之寇

復相率而歸秦秦地方數千里防豫之界曰潼

關在華陰縣古桃林寨為全陝門戶東漢曰潼關後周曰潼谷關曰函谷關曰

商雒防楚之界曰平利曰紫陽曰白河平利白河俱漢

水南惟紫陽縣在漢水北防川與楚之界曰漢中曰寧羗防

晉之界曰延鄜黃河一帶賊未入秦逐賊者窮

馬足扼賊者壞車城謀聚而殲之既併入於秦

合於大夥而賊益慄悍無忌六安巷戰六安州屬廬州

府賊勢愈大從此而大江以北岷峨以東岷山在隴

州之南今茂州界內峨眉今府州界與岷山連岡疊障梁宋以西梁山在常德府



城北宋江在保寧府  
繇蒼溪東入嘉陵江 地方數千里無一城得安

枕卧者繇是男子廢耕婦人弛織賊之所至靡  
不大者破城邑小者掠郊郭徃徃無以備之者  
亦何故乎蓋向日之所以迫民卒以荷戈選丁  
壯而登埤者輒云有備而不知其民力徒先擾  
於無事之日也及一旦賊至偵探無術方數賊  
跳梁遂動稱數十萬貽禍以至逆羽射

天中原板蕩晉天下莫不誓志廓清光復

帝室政欲從平地圍而取之差易耳而今則歸陝服  
而憑山矣浸假而飲馬江滸順流而東至淮揚  
止數宿耳如是而南道復阻此二地有變天下  
事大不可測矣夫賊之遲疑未進者蓋繇居不  
能舍山而行不肯棄馬其在江淮每念不忌廣  
陵而不卽至者實以淮揚多陂池塘濶非戎馬  
之地惟是遊兵出掠不遠千里捆載倏忽卽還  
山中見利不忌動重於舍騎也今徃來益熟嚮

本議



導益多彼知我虛實雖今日暫伏秦鄭而我不能亟圖之恐秋冬必復入豫輕兵直走定陶屬縣

山東兗州府絕河而寇任城鄆州之境復自歸亳轉

豐沛兗州府濟寧州為古任國漢曰任城鄆城縣唐曰鄆州歸德府亳州豐縣沛縣屬徐

州何彭城渡河以走鄒滕二縣屬兗州萬一窺淮南

必不從桃宿以向淮陰桃源宿遷二縣俱屬淮安而必從滁

和滁和二州名俱南直以先謀廣陵淮陰貧而廣陵饒也

滁和二州其素習繇者自此緣江而東以至瓜

儀瓜州屬應天儀真屬揚州二三百里非有大川間之彼即

用騎豈有留行哉近復讀劉東平疏內稱接總

兵陳洪範手札云唐起龍密言虜調麗船先犯

淮海又接濰縣鄉官張爾忠札云王鰲永有言

虜若勝闖之後必下江南與起龍之言吻合此

番光景淮上已成孤注而瓜儀寔京口鎖鑰江

防豈非所最當亟講者乎夫安慶當長江委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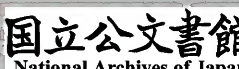
而控全楚為江表門戶則沿江兵戍宜急和州



南隣太平采石磯逼在江許宜特建兵府守以  
 文武重職以示控扼之勢池州府跨山麓江許  
 仍布置遊兵以張聲援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  
 江州郡江湖水寇四出為患萬一賊繇秦鄖順  
 荆襄荆門州襄陽府俱湖廣而南下則九江不得不先事  
 預防宜預防則九江之舟師宜殷瓜儀一帶尤  
 萬萬不可忽矣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

金陵雖稱重險如必曰鮫龍巨窟海若不能為柝  
 字之謀牛馬長涯河伯無能籌飛渡之計而天  
 塹之可恃以無恐也謬矣若夫江防者所謂當  
 以舟師為重從而密戍偵探其間而且沿江上  
 下若荆襄淮泗德沔蘄黃何以隄防之必盡若  
 皖城秋浦夏口湓口何以戒懼之必周劉河孟  
 河古今之盜藪也嚴其出入必以精銳之兵守  
 之荻港采石自上文荆襄淮泗地名至此俱按圖可曉矣





金陵之肩背也。慎其偷安，必以鄭重之師任之。欲  
厯衣袂，則安太安慶太平之甲士宜練。欲謀桑土，則  
淮揚之勇衛宜先。欲衆志成城，則和滁之鼓奮  
有餘力也。欲據險扼塞，則池河之衝要可養威  
也。龍潭可以嚴加審察，蕪湖可以愈覺周詳。則  
襟江一帶，雖有三截之分，而一備則無不備矣。  
雖然。

金陵非無事之地也。萑葦竊發，奸宄蒙生。况今日

大寇控陝，有南下之勢。虜據燕京，急扼要之方。

則長江藩籬，得我鄭羽公金吾。羽公名鴻達，蘇武科賜第出身。

以軍功襲錦衣同知，歷任今陞九江瓜州一帶都督府都督。徐鄭玄公

叅府。徐永泰字鄭芝豹，字玄公，時並為九江叅將，協守大江等處。鄭

遊府諸賢執事而統理之。雄視幽燕，而襟據全

楚。樓船素運，南粵有遊刃之地。巨艦排空，沔口

成破竹之功。

國家元氣以振，海國波濤不揚。





主聖臣良

恩錫頰下，郁不能無厚望於匡時諸君子矣。

鄭羽公金吾評

張子房之借箸，王景略之捫虱，馬伏波之画米，

是皆確有碩畫，故能創勳不世，光炤前史矣。今

日

當事需才如渴，乃草茅中有洞晰機宜，曉暢形勢，

若而人者，乎余當身爲之勸駕。

一卷終

江防攷經國雄略卷之二

溫陵

世徽釋音 參閱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江防攷

長江備禦

昔楚之興也，國於鄢郢而守黔中巫郡，兼江漢之險而有之，故以區區之國而嘗與秦爭衡。及三國之後，海內之地，分爲南北，故必都秣陵，備淮甸以犄角北寇。然則國之安危，定繫於上流而已。蓋宗廟社稷，雖具在建鄴，而平居無事，千官六師，供億無量，則轉輸之利



固係于上流。一旦有警，旌旗舳舻，四面赴。故則屏翰之勢，又係于上流。故江南六省，其強弱之勢，與與上之所係，顧上流設施何如耳。

長江自蜀峽而下，至於瓜儀首尾數千里，國家無處不設守兵，分守地，然特以備小偷出沒，期於會哨無大警而止耳，不足以當巨寇也。何也？沿江之守，聚則不少，分則不多，扼險不過數處，而分地乃有百千宜其無恃緩急也。  
徐孚遠江防策

荆湖之地為州十一，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為州者十，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為州者十，而其鎮則九江是也。凡畫野分土，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嚨，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者，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矣。  
宋陳充江防議

江水源於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為之都會。故諸葛亮以謂荆南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

嶓冢瀟漾東流為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為之都會。故



江陰五 二卷 觀  
庾翼以謂襄陽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河雒不  
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田良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  
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者也

沅湘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於江則武昌爲水之  
都會故吳大帝嘗都於此而東晉宋齊梁之際號稱  
盛府者此也

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滙於溢口則九  
江爲之都會晉之所謂尋陽北撫羣蠻西連荆郢亦  
藩任之要者此也

承平旣久武備日弛近者流寇發難往來攻掠無所  
禁禦而自長江以南限以一水僅以自完然賊之欲  
窺此非一日矣蘄黃之間爲其孔道不足復言又嘗  
下之淮浦上遡井絡竟長江所極無地不控一處不  
牢則所至靡爛矣然不據我要地示以形勢而緣江  
爲守此正宋臣汪立信所言長江七千里百里萬人  
當七十萬乃足也則國家安得此兵力哉  
禎朝奏議



選

且大江之南地形延袤可撓之處不一備東則敵必撓我之西備西則敵必撓我之東隨處設備則兵介而力屈苟失于彌縫則隙多而寇至厥今之策奈何昔紀陵聘魏文帝問吳之戍備幾何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為固守對曰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

長江守禦策

夫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徹全吳夫蜀漢吳楚併而為一則東南之守亦固矣至於備禦之處必有輕重措置之間必有緩急比年金人嘗絕武昌而疎豫章矣李成嘗寇尋陽而驚江左矣然而此二鎮者今備禦之處豈不甚重歟

江防圖附左





大江防守備效全圖



















三江營所屬北岸自瓜洲起至周家橋止一百四十里係三江把總所轄

三江把總公署

此處係北江門戶出此口東抵狼山西通瓜儀極為要害近該三江營設一哨兵船六隻梭一哨兵一員名帶領者兵一百三十名防守

此處乃鎮江之咽喉京都之門戶水陸險害莫此為甚今新建把總公署駐劄于此設有管哨千戶一員領船十二隻兵快二百四十四名防守反本巡遊會哨座巡船二隻划艇五隻兵快五十名

此處南至圖山十里北至三江會口二十里乃二管分界之地江水合流上下船隻往來加備最為險要近該三江營設一哨兵船六隻梭一哨兵一員名帶領者兵一百三十名防守

南岸京圖管信地止以下屬五河管所轄

安港巡司至包港巡司一百里

界縣徒丹

何家沙

安港墩

無比墩

圖山

韓橋港

大港

圖山遊擊公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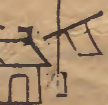
黃車港



此處江形最濶北有室港乃盜淵藪南有以江可通圖山賊此往來近設三江營設一哨兵船六隻梭一哨兵一員名帶領者兵一百三十名防守

萬壽巡司至歸仁巡司七十里

宝塔灣



大沙

姜家嘴

小沙

此處內通腹裏外接長江商民貿易之地設有哨官千戶一員領船九隻兵快一百八十三名陸有舟徒巡司弓兵協守

三江口

三號港

二號港

孫溪港

諫壁港

諫壁鎮

鐵筒墩

丹徒巡司全安港巡司七十里





此處該三江會口  
把總帶一哨兵船  
六隻六槳船一隻  
八槳船一隻梭船  
五隻輪沉官哨一  
員各着兵一百五  
十四名典儀守  
備一月會哨二次

此處府治枕江  
設有巡江指揮  
下哨官百戶一  
員領船伍隻軍  
壯一百四名防  
守近又增兵五  
十名馬船三隻  
協守

鎮江衛巡江指  
揮信地止自焦  
港起下至焦山  
止四十里



三江營信地起

瓜州衛衙楊  
州衛總官信  
地上自花園  
港起下至深  
港止計二十里

瓜州巡司至万  
巡司七十里

鎮江開

京口開

正屏山

西馬頭

銀山墩

郭璞墓

龍游寺

儀真營信地止

善才石

花園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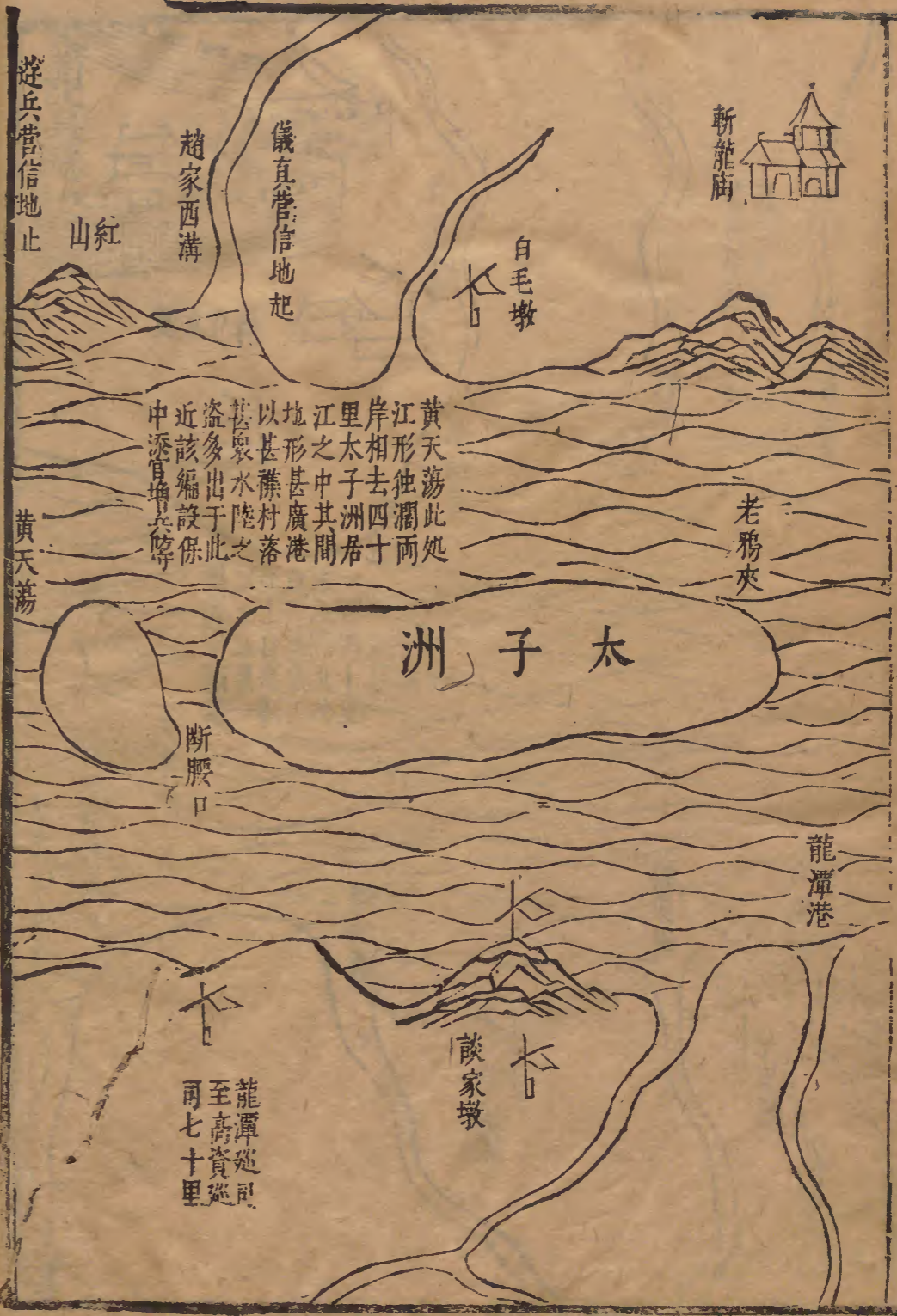




















江准巡司  
至瓜埠巡  
司八十里

至觀音門  
二十里至  
瓜埠六十  
里至急水  
溝一十里

南京遊兵營設  
有把總都指揮  
一員統領官兵  
一千三百員各  
戰船六十隻南  
岸上自東梁山  
起下至高貨止  
三百四十里北  
岸上自西梁山  
起下至黃天蕩  
止計二百四十  
里俱遊兵把總  
信地每十里一  
船分往

草鞋夾

斷腰日

此河通  
南京三  
山寺門



此處下有八字溝上  
有黃家套穴字河出  
其中洲渚以港縱橫  
極多每遇春夏江中  
水溜風急商船俱由  
洲裡上行因其水漫  
河窄故也賊船往往  
潛汨于此躍出劫財  
劫後易於躲避今設  
有兵船防守

上新河

甲新河

鞋夾十里至  
浦口二十里

新江 江東巡司

江東巡司  
至龍潭巡  
司百二十里  
遊兵把總  
駐劄之處

大勝巡司  
至江東巡  
司三十里  
大勝驛





乙字墩至黃家套二十里

丙字墩

乙字墩

穴字河

雙溝

白鷺洲

犢兒砦

護國寺

山三下

至下三由八里

江寧鎮巡司

至大勝關巡司二十里

至雙開十五里



燈籠嘴

老洲頭

徐府洲

此處江濶水急雖烈山中時而盜賊每由江北徐府洲石跋河芝麻河燈籠嘴而來劫財之後隨往江北潛遁今派有兵船防守

山三上

老軍營

烈山墩

銅井墩

至江寧鎮三十五里至烈山二十里









此陳家洲乃賊出沒處因四礮山礮頭水溜無風商船不能上行往七坐守於此行劫七後即任此洲潛藏近增兵船防守

江防圖





此惡江嘴乃盜賊行劫之所近增兵船防守



江防圖 卷一 一



江防圖 卷一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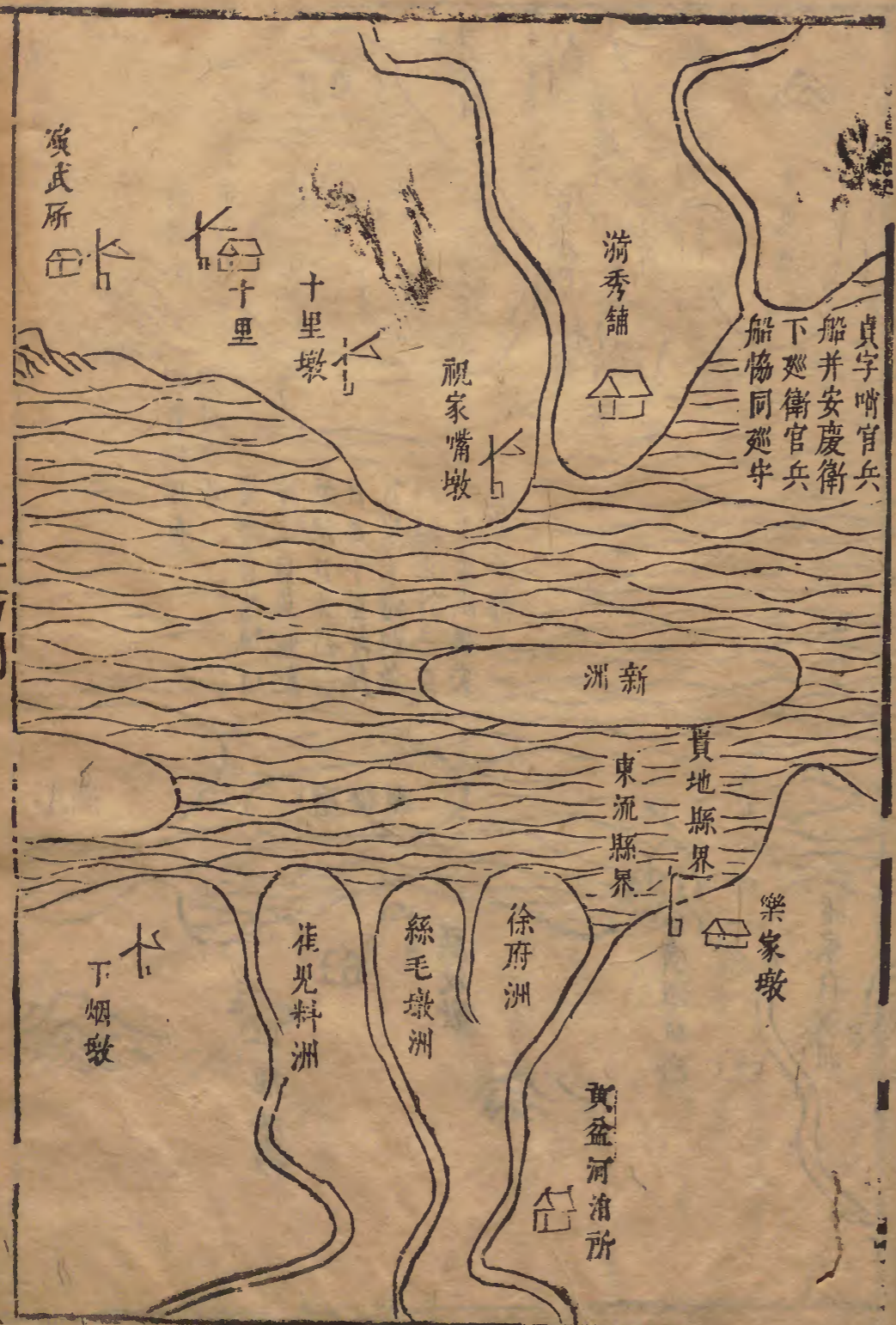












江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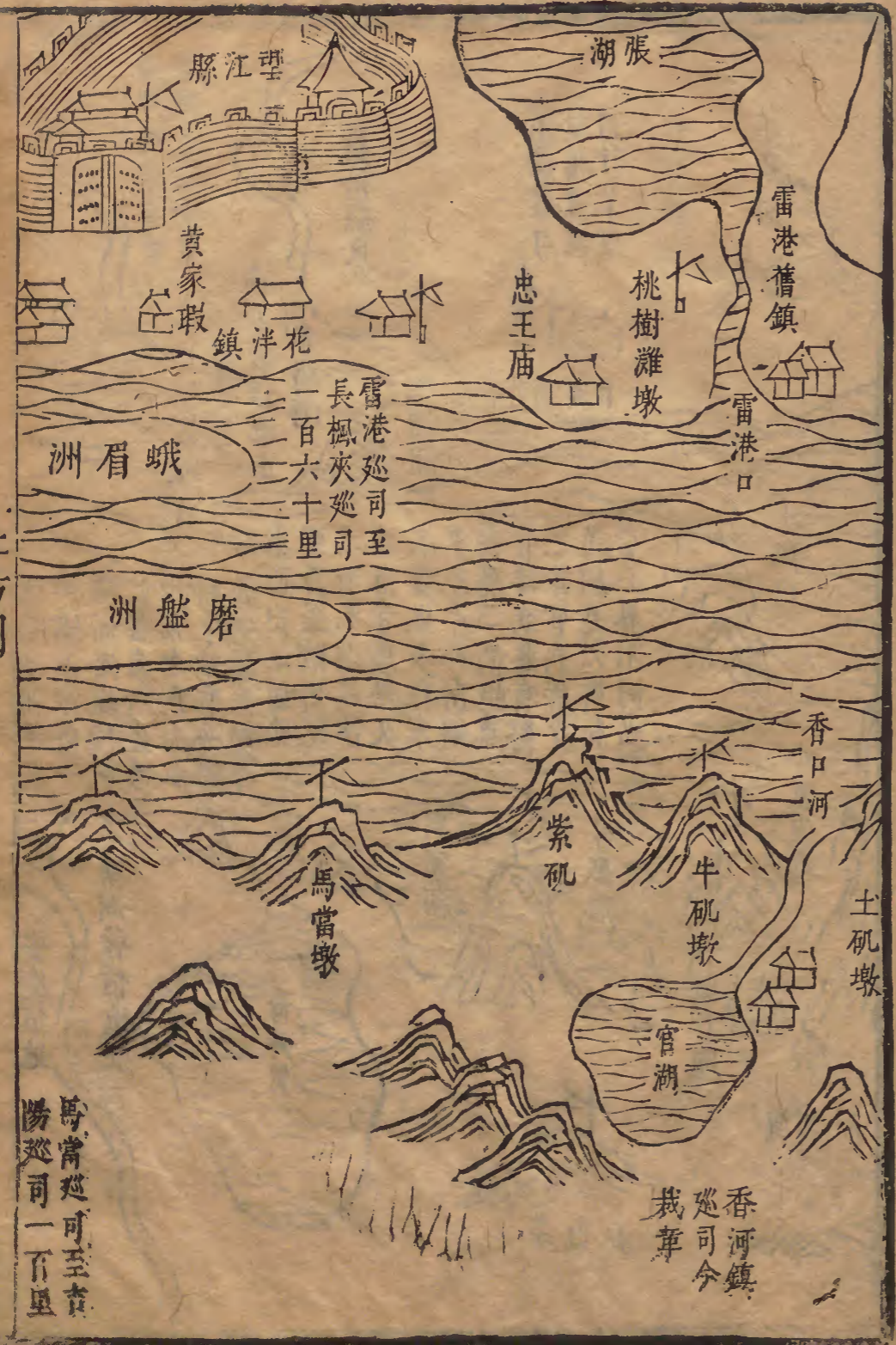


安慶營信地前  
 岸上自馬當起  
 至池口止計二  
 百九十里北岸  
 自史家灣起老  
 洲頭止計三百  
 六十里俱屬安  
 慶營所轄



言陽巡司至  
 李陽巡司一  
 百二十里















江防沿涯信地攷

愚按今江上設備五里有哨哨各有兵十里而整  
整各有烽二十里而營營有重兵守之且也枕岬  
築金併慮荏苒之告警森然綦置臨流分水寨巨  
一江之鎖鑰貫若鈎連較之往昔不啻過矣茲謹  
列其信地于後

南岬上自城子鎮起下至馬當止計二百九十五里  
北岸上自湖廣龍坪起下至沙灣角止計二百四十  
里大小黃鷹等戰哨船共四十八隻衛縣巡捕巡江  
官軍民兵共五百三十餘員名上哨至德化縣城子

鎮上下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南湖嘴信地攷

南岬上自馬當起下至池口止二百九十里北岬上  
自史家溝起下至老洲頭止三百六十里樓巡梭等  
船四十一隻官兵五百餘員名分四哨上與南湖嘴  
守備官兵會哨下與荻港把總官兵會哨安慶信地

南岸上自池口起下至東梁山止計三百五十里北  
岬上自老洲頭起下至西梁山止計三百里樓巡漿





江防圖 二卷 三十一 舊示  
梭等戰船三十六隻官兵五百二十八員各分四哨。  
上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下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  
哨。荻港信地攷

南岬上自東梁山起。下至高資止。計三百四十里。北  
岸上自西梁山起。下至黃天蕩止。計二百四十里。樓  
巡沙鐵漿梭等戰船九十四隻。官兵一千三百餘員。  
各分十哨。各派信地上。與荻港營把總官兵會哨。下  
與儀真守備圖山把總官兵會哨。遊兵營信地攷

北岬上自黃天蕩起。下至瓜洲止。計一百四十里。樓  
巡草撇梭等戰船三十七隻。官兵四百五十五員。各  
上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哨。下與三江口把總官兵  
會哨。儀真信地攷

北岬上自花園港起。下至深港止。計三十里。樓巡艸  
撇梭等戰船三十六隻。官兵五百八十餘員。各上與  
儀真營官兵會哨。下與三江口營官兵會哨。瓜州信  
地攷



北岬上自瓜州起下至廟港止計一百四十里樓巡  
 福獎梭等戰船四十四隻官兵七百五員各上與儀  
 真守備官兵會哨下與周家橋把總官兵會哨。三江  
 口信地攷

南岸上自高資港起下至包港止計二百五十里樓  
 福沙撒鐵漿梭等戰船四十一隻官兵七百四十餘  
 員各上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哨下與孟河把截指  
 揮官兵會哨。圖山信地攷

以上八營信地共計一千五百餘里大小戰船三  
 百七十餘隻官兵共計五千三百三十餘員名。

江防攷經國雄略二卷終



江防攷 二卷 三十一 卷中

江防攷經國雄略卷之三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潭陽 丁鍾宸玉墀 叅閱

江防攷

三吳水利

臣輩善治病者必攻其本善救患者必探其原水利之興廢乃吳民利病之源也。蠲賑優矣而水利不修是猶治病者專療其標而不攻其本未有能生者臣以為兩利而並舉之此標本兼治之方也。

七古攷

三卷 三吳水利

見此



今天下大計在西北莫重於軍旅在東南莫重於財  
賦而蘇松等府地方不過數百里歲計其財賦所入  
乃略當天下三分之一絲其地阻江湖民得擅水之  
利而修耕稼之業故也近歲水利漸堙有司者既不  
以時奏聞而民間又不能自出其力隨時修治遂至  
於大壞而漚洩之法皆失其嘗自嘉靖十八年以來  
頻遭水患而去年尤劇今年又值旱災其始高阜悉  
枯至七八月間河浦絕流雖素稱沃壤之田皆荒落

不貲而耕稼之民困餓流離無以為命伏蒙 皇上  
憐其辛苦 詔蠲嘗稅數十萬石又令罷縣發廩以  
賑之 恩澤甚厚田野父老莫不感激泣下然困者  
未甦饑者未飽而公私儲蓄已告空乏矣萬一來歲  
雨暘少愆其候民復告饑又將何以繼之此臣之所  
以私憂而過計也

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  
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崗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



者其田嘗苦旱。旱者其田嘗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  
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繇北  
以入於江。繇東以入於海。而又導引江湖流水於岡  
隴之外。是以潴泄有而水旱皆不爲患。近年以來。縱  
浦橫塘。多堙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二曰劉  
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之。而  
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高下俱病。而  
歲嘗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堙塞之處。在下流者

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  
大者十餘。所治之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澱山  
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諸水。散入陽城。昆承  
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  
水。以入於海。濬曰泖港。并鱖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  
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於江。  
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  
使流者皆有所歸。而潴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



滂無所憂矣。乃濬臧邨等港，以溉金壇、濬澡港等河。以溉武進、濬艾、邗通，彼以溉青浦、濬頤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嘗熟之北。凡岡隴支河，堙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所謂廣流濬以備潴泄者，此也。

嘗鎮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嘗鎮下流，其水易潴而難洩，雖導河濬浦，引注於江海，而每遇秋

霖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為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嘗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郊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為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嘗詢問故老，以為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以治圩岸，而田蓋完美。近年空乏勤苦，救死不贍，不暇修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是吳下之田，以圩岸為存亡也。失今不治，則汨沒日甚，而農桑日蹙矣。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



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澇不能爲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於河浦。則河浦之水自高於江。江之水自高於海。不待決泄自然湍流。而岡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畝引以資灌溉。蓋不但利於低田而已。所謂修圩岸以固橫流者此也。

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淮。水漫而潮。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卽菹茹成陸。歲修之卽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啟閉。以禦於沙。歲旱則閉而不啟。以畜其流。歲澇則啟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益。蓋謂此也。而宋臣鄭僑亦云。錢氏循漢唐遺法。自淞而東。至於海。又遵海而北。至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於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蓋與僑之言頗合。然多堙廢。唯嘗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若閘。而不



果卽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於橫瀝練塘等處各置閘如舊臣訪之故老皆以爲便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久而不壅蓋不獨數處爲然所謂復板閘以防淤澱者此也

夫經略得宜則事易集施爲有漸則民不煩往歲凡有興作皆併役於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日告匱爲今之計所在有司檢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

水最急某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則今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資亦可以先時而集矣但方今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旣不可加歛於民而內帑又不敢望乞將見查節年未完錢糧係糧解大戶侵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清追自嘉靖二十四年以後者炤舊起解二十三年以前者量支數十餘萬兩存留在官略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之法行令有司查



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爲一等壯健有力者爲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穀一體通融給散各令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以後年分每於冬月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費者皆取于侵欺不足則繼之贖大約三四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三四十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輕重四府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今年一遇災傷放免者卽三四十萬它日流亾逋負不能追征者又不知幾十萬以流濬之費准其凶荒陰耗之實其孰得孰失孰多孰寡皆不待較而知所謂量緩急以處工費者此也

夫論事非難而建事爲難建事非難而成事爲難臣嘗仰稽先朝大臣奉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於水者殆不過數人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功效最著吳民至今思之夫忱之才固自有過



人者。蓋亦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來江南數被水患。嘗遣大臣疏治。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雖賢者亦不暇爲。國遠慮此。臣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勅撫臣務爲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夫疏治經略之宜。上成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行事。而責成功焉。其府州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繇者。皆必考其水利有效。方許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費財而僨事。仍聽臣等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所謂專委任以責成功者此也。與朝治略

禹貢三江旣平。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蓋鎮常蘇湖七郡之地。鎮江常州蘇州湖州及嘉興紹興南直隸中舍太湖

而東漸于海。上受杭睦宣歙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洩焉。自漢以來。咸獲其利。蓋古人順治之道。必觀其源。以遡其委。上築溧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以節



其流而使發源之水得以西決于蕪湖下疏三江而使積集之水得以東決于漲海故自吳江抵華林青龍合于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十里之遙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汐不得以障塞之也夫何唐末東南商販繇宣歙以達兩浙廼病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九江漢陽二府皆逼連江許數郡之水不西入于蕪湖而東入于震澤矣至宋慶曆間李禹卿又隄太湖四十里爲漕而中截之後湖水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旣開

來者愈迅湖隄旣錮則去者復緩繇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汐之壅矣單鍔嘗言之自五隄以至湖隄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太湖之衆瀆則脉絡諸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下有江岸之阻是桎其首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口沃而下已則滿腹而中絕矣其後吳執中鄭僑類皆言之而當時執政漫不知簡遂使江口爲豪強之業江尾爲



江陰縣志 三卷 九  
芟蘆之區。淤田村落。無類數計。湖日湧而江日廢。浙  
爲不世之患矣。我朝自永樂間。夏元吉以善言水  
利。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下  
界里。掣吳以達劉家河。而洩吳江北去之水。自華亭  
開黃浦三泖。以達范家濱。而洩吳江南去之水。至于  
湖隄之痼。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復三江。而復  
以湖沙墾闢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隄不去。終非利  
導之源。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

之復于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  
以決其隄。自隄以決三江之壅。使繇華亭青龍顧會  
諸浦。以達于海。其他旣淺之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  
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咸復故道。則水何患其不治  
哉。徐貞明水利議

鄭羽公評

大抵今日欲通三江之壅塞。當自吳江以決其  
隄。順大江下委之勢。善之善者也。况江南澤國



財賦當天下之半。儻不悉心經理。能無沈竈而  
漁之應乎。是則余不能無厚望於今之當事者  
矣。

### 江防急務

愚聞之。勅大業者。必先立根本之基。而後可  
以言進取。定大亂者。必先固根本之謀。而後  
可以言蕩除。慨自膚寇交訌。南北雲擾。荆襄  
據金陵上游。留都順流。實切剝虜。豈可不亟  
為急。而多方商萬全之  
策也哉。是為江防急務云。

太祖定鼎金陵。都城周一百二十里。竟一日之足不  
能遍。集十萬之衆。不能周。是以策留都者。謂無守城  
之法。止有守江之法。賊自北而來。則淮為之防。賊自  
上而下。則九江為之防。故禦淮。即所以禦江。而守九



江郎所以守金陵也。今淮上有督撫史閣部固屹然長淮保障矣。九江一郡當江漢之衝，倘荆襄之賊因上流之勢，乘風水之便，突如破竹，無復隘阻，往代之事如王濬之樓舡，韓擒虎之飛渡，伯顏之不戰而入，皆可為寒心也。愚嘗以地形考之，武昌藩蔽九江，九江藩蔽太平，太平藩蔽金陵，武昌譬之大門也，九江譬之階除也，太平譬之堂奧也。愚以為宜有重臣駐節武昌，上為圖荆襄，修復顯陵之木，而下為扼蘄

黃接九江鞏壯。孝陵之勢，至於九江為省直要害。宜建督撫如淮上之制，太平采石亦宜命南京兵部侍郎一員，建牙於此，作聲援而鞏塹壘。若武掾臣則宜駐師新江口，以專一面之防。文操臣則宜往來巡練，以備隨機之應。江北浦口江面頗狹，一葦可航，并宜如采石之制，命兵部侍郎一員守之，仍有上下巡江御史二員，江防之所不及防，陸路之可潛師者，各宜駐守之。蓋江廣難週，狡謀叵測，或聲東而擊西，或



明避而暗渡兼有不逞之徒作彼嚮導思爲樊若水之所爲者豈可不思阻遏哉此江上布置之法也  
今留都不掾成風而清議最重議所不許雖居重位握事權黃口指而竊笑之清議所歸雖處下寮伏草野而名家巨室想望丰采爲之奔走而不可得今守江求撫督之臣守京兆之臣非久在地方威望素著人心向往旦夕受事者未可勝此而愉快也臣採士民之口所素權者言之如見任御史則詹兆桓葉

樹聲楊四重舊任則郭維京去任則成勇舊撫則袁繼咸方孔炤此數人者清真端亮所稱不二心之臣東南需人甚急或擢之卿貳以備江上督撫之選或酌其資俸以試府尹府丞之用必能實心任事漸有成功臣與諸臣尚有未識一面者而斯心向往則附斯民三代之直不敢昧所懷來也至於兵則大營小營水營陸營神機營巡遊營未嘗乏人督撫得人則羣才輻輳况有廢棄之將可按籍而起山林之才可



側席而訪乎。此用人之法也。

今金陵城中之守。雖有軍士。粗具名目。而不可恃以無恐。雖大司馬。名爲參贊於百姓。尊而不親自古城守。未有不聯合人心。而可保其不內潰者。則府尹府丞之官。所宜亟補。重其權。久其任。以聯百萬士民之心。內增無形之金湯。而分佐司馬。揀江之責任者。此也。都內地。方寥濶。西南稠密。東北曠野。臣以爲。羣城巡視。御史衙門。各宜駐該城地方。庶耳目易及。

亂易定。如。御賜廊僻處一隅。不足四應。此亦易爲更移者耳。尤可異者。南中兵部。與操江事。不相涉。操江欲用兵。而無人。兵部宿重兵。而無用。豈成一體聯絡。同心共濟之義。臣以爲。操臣與兵部軍中之事宜。守望相助。緩急相應。若曰。城之內。兵部爲政。江之上。操江爲政。功罪不相及。誤之誤矣。此城內布置之法也。

今長江守險。以船爲憑。察新江口。舡舊額四百有奇。



今存者百十隻耳。水營兵舡原數不滿百。今益寥寥。風雨損壞日久不修。卽間一修之。板薄釘稀。不堪乘風破浪。察得船隻皆有舊額錢糧。一一清出。補足原數。而新設之汎地。更宜多造船隻。以備中流之擊。或用有不足。暫借鹽課若干。或食有不足。暫截漕艘若干。廣江南直浙江各處料物之本色。暫改折色。數年亦不下百數十萬。此亦設處之一法。便而易行之事也。

不觀今日南庾之度用不支乎。錢糧正解尚且虧額。况紛紛設撫設將。設兵設船。計將安出。臣按南京營兵舊稱十萬有餘。今考大教場冊存兵六千三百有奇。小教場冊存兵九千一百有奇。新江口五千八百有奇。總之不過三萬。而徒手寄操者居十之三。老稚疲癯者居十之七。所恃者止陸營之一千八百。水營之一千七百。標營之一千三百。而近亦非其舊矣。兵有舊額。額有舊餉。兵虧而餉不減。如同漏卮。合無將



江防疏 三卷 十三 觀前  
舊額補足。或於四十八衛之官舍餘丁。擇其精壯。補成全伍。上雖不及十萬。下亦可至三四萬。此輩以上著之人。兼有舊額之糧。略加鼓舞。壁壘一新。江上督撫分而領之。自可得防守之助矣。

### 長江要地

愚嘗考之。以漢以來。至于國朝。緣江而渡。與拒江而守之事。而後賊所欲渡之處。我得據險以制之。緩急輕重之勢。可驗而知也。

不觀之。賊今者自隕房而至汴梁。將入夔州。使蜀人拒之不得。入峽則乘江而下。其一道也。劉先主伐吳。令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而自率諸將自江南巫峽而出。晉人伐吳。王濬唐斌以巴蜀之師。繇峽江。隋伐陳。楊素以舟師下永安。出蜀江。唐討蕭銑。李靖自夔



江陵 三卷  
州順流東下峽江吳曦舉蜀降于金約以舟師繇嘉陵東下是也

繇此以出蜀江則繇荆門夷陵而至江陵其一道也魏文帝伐吳吳將朱然守江陵時江水淺隘魏將夏侯尚作浮橋以攻城晉伐吳杜宇向江陵宋南郡王義宣荊州刺史沈攸之皆是江陵下西魏伐梁元帝於謹渡漢自黃華四十里至江陵隋伐陳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唐伐蕭銳李靖自荆門宜都進至江陵黃巢在荆門爲曹全最所敗收衆渡江宋太祖伐江南遣曹斌自荆南發戰艦東下元伐宋伯顏已東下宋將高達以江陵降元主喜曰荆南既定守鄂之軍可以無憂是也

繇江陵北至襄陽其一道也晉杜預鎮襄陽以晁伐吳梁武帝自襄陽起兵隋伐陳秦王俊出襄陽元伐宋圍襄陽數年而後下是也

自襄陽至竟陵出漢口其一道也隋伐陳秦王俊屯



漢口節度諸軍。梁武帝遣王曹諸軍自漢口濟江。元伯顏繇襄陽入漢。聲取漢口渡江。遣奇兵襲沙蕪口。奪之。因同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是也。

繇漢陽北至黃州府。循西陵舊迹以下。其一道也。陸抗表吳主曰。西陵國之蕃表。旣處上流。若一旦失之。敵便順流。星奔電邁。此安危之機也。元世祖南伐。至黃州。漁人獻舟爲鄉導。世祖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元將董炳文言于世祖曰。長江宋所必守。臣請嘗之。率艤。艤鼓擢疾趨。北軍遂渡江是也。

渡江卽抵武昌。其一道也。魏武帝臨江。周瑜任夏口。宋荊州刺史沈攸之南下。齊高帝以夏口衝要。乃以柳世隆行郢州事。以拒攸之。梁武帝起義。自圍魯山。以拔夏口。黃巢渡江。攻下鄂州。元人渡江。亦先取鄂是也。

夏口旣下。或順流至九江。其道一也。沈攸之南下。齊



武帝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乃留屯湓口梁武  
帝拔夏口卽緣江上道至尋陽江州刺史降金元末  
南寇一軍自蘄黃犯九江是也

至尋陽直指石頭其道一也宋孝武之討元凶桂陽  
王休範之起兵皆是尋陽抵石頭是也

至蕪湖據姑熟其道一也梁武帝受江州降遂至蕪  
湖是也

掠江西亦一道也黃巢渡江掠饒信等州金人渡江  
絲大冶趨洪州是也

固守襄漢賊無順流直下之勢復從蘄黃步來則廬  
州其一道也吳人時從合肥以攻魏而作堰濡須以  
自保魏武軍居巢吳大帝守濡須隋伐陳韓擒虎出  
廬州楊行密在廬州自銅官渡江襲宣州金人自柘  
臯河入寇劉琦拒之於此金主亮南侵入廬州是也  
和州其一道也蘇峻自歷陽反陶回請庾亮守江西  
當利諸口亮不從峻濟自橫江登牛渚宋元嘉中魏



江陰列傳 三卷 十一  
主南侵遣永昌王仁出橫江侯景攻拔歷陽自橫江  
濟采石陳高帝秉政梁任約等自采石徑向石頭隋  
伐陳韓擒虎自橫江宵濟采石隋輔公柘自歷陽渡  
江取丹陽宋曹彬自采石以浮橋渡金兀朮南寇分  
一軍自滁和入江東宋虞允文舟師敗金主亮於采  
石開禧構兵金人進圍和州屯于瓦梁河我太祖  
自和陽渡牛渚磯以拔采石是也

太平其一道也王敦反舉兵姑熟蘇峻襲破姑熟以  
不能不臨江嘆息况于此輩蟻聚豕突能爲我患乎  
昔者宋自瀛公之時元人勢重然其謀臣猶謂不當  
一路進軍欲下樊襄必出淮南以牽之欲下淮南亦  
先絕襄樊之援然則使荆楚之賊不臨江漢則雖突  
至江北未敢遽晷截江使江北之守岨重鎮則在楚  
者亦未敢肆志南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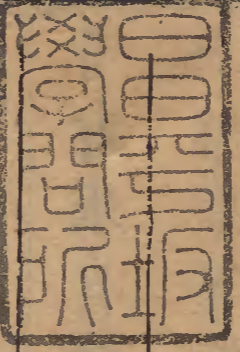
鄭孟周評

甲申之變中原鼎沸今日備禦防患守江猶守



江防攷 三卷 二十 觀

邊矣。若非阨其險要。又焉能尺尺寸寸為守乎。賊不知大勢。豈能出古人用兵裔制之法。以困我。但方今江楚二省。皆大阻饑。萬一內變小動。便枕席上渡賊矣。故重兵鎭要害。固是長策。而有司撫綏之功。非得人而任之。又萬萬不可矣。



江防攷經國雄略卷之三終



